

当代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有效数量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初探(1993—2016)*

那传林**

内容摘要 当代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的政党有效数量趋势一直在变化。如何计算政党的有效数量?我们一般经常采用的计算公式是拉克索-塔格培拉指数和 NP 指数。这两个指数是政治科学中用于选举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重要指数,用来衡量政党制度的具体发展程度。政党的有效数量反映了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数量及其相对权重。当代俄罗斯国家政党的有效数量趋势受到多种变量制约。2001 年俄罗斯颁布了《政党法》。从 1993 年到 2016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当中,俄罗斯的政党选举制度历经了从混合制选举制度到比例制选举制度、再到混合制选举制度的过程。俄罗斯政党数量的有效数目也经历了从多党制将一党独大制逐渐演化的过程。特别是在 2000 年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的 2003 年以来,除了 2011 年政党有效数目是 1.5 个之外,其他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都是 1 个有效政党。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党建设”(14BZZ006)的阶段性成果和江苏师范大学引进人才 A 类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南亚政党制度研究”(9233918101)的阶段性成果。

** 那传林,政治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俄罗斯政治和南亚政治。

关键词 俄罗斯国家杜马;政党类型;拉克索-塔格培拉指数;NP指数;政党有效数量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当中必然要存在一定数量的政党,但是对于该国的政治生活和政党制度起决定性作用的政党的数量肯定是有限的。所谓的政党有效数量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生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党的数量。通俗地说,对于一国的政治生活和政党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政党就是有效政党,有效政党的数量,就是对于一国的政治生活和政党起决定作用的政党的具体数目。从1993年第一次国家杜马选举当中有8个政党跨过选举门槛的政党进入到国家杜马,到2016年第七次国家杜马选举中有4个政党跨过选举门槛的政党进入到国家杜马,俄罗斯国家杜马当中的政党数量一直在变化。进入到国家杜马当中的政党数量并不等同于政党的有效数量。这些跨过选举门槛进入到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政党在俄罗斯政坛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当代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的变化趋势是什么样的?这是本文的问题所在。

一、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俄罗斯政党发展

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性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原苏联转型国家(波罗的海三国除外)的政治转型具体情况。这是一系列复杂的结构、功能和相互作用方式的质变,系统转型与制度和社会文化子系统相互适应的共同演化过程。

政治转型过程的内容是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质的变化,其动态和有效性取决于政治结构和政治行动者应对内部和外部的能力。与此同时,政治转型包括政党转型,可以被视为社会转型的系统要素,但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不是连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同时相互关联的问题:创新(与创建新的、更有效的系统要素相关)、惯性(稳定,限制激进变革)和功能失调(表现为破坏旧体系的元素,并因此破坏

社会生活)。因此,在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原苏联转型国家,政治转型首先是政党转型,反映了政治制度适应新的社会要求,维持理性的传统结构,建立新的制度以确保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反馈机制最优化的能力。

如果从体制和社会文化方面分析:政治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程序”(政治行动者、形式和活动规则)和非系统性的“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价值体系)而引起的转型。转型过程的不平衡往往是社会文化变化滞后于制度结构变化的结果。从这一点出发,将政治转型视为一个包含着上升和下降方向的改革和变形,巩固和分解的交替组成的过程是相对准确的。

政治多元性和多党制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专门列出了这一内容。但是俄罗斯的案例在许多方面都很特殊。俄罗斯联邦和一些西方国家不同,俄罗斯政党的存在不是客观历史发展和公共生活民主化的结果。由于自由选举胜利而执政的执政党在过去和现在于俄罗斯都是缺席的,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对政党制度分类的认识:无论是迪维尔热的组织学路径与纽曼的功能主义的传统路径,还是卡茨和梅尔以及库维尔的历史主义路径,又或是基希海默尔以及拉里·戴蒙德和理查德·冈瑟的整合主义路径的政党分类在俄罗斯都不适用。因为俄罗斯没有西方政党制度意义上的“执政党”。我们可以说俄罗斯政党制度是一个不完整的政党制度,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新的政党制度。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按照宪法规定不能组织政府,当代俄罗斯既没有公共控制权的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塑造国家制度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欧美国家,政党的作用在于形成一套稳定的规范和程序体系,确保和规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政党的制度变革不仅关乎分析制度结构的所有要素,也关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功能和系统性。与此同时,政治制度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适应性和效率取决于其融合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能力。在这方面,似乎有理由相信使用“社会制度模型”的概念,这一概念表示一套基本制度,即构成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骨架的基本内部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游戏规则体系。

为什么俄罗斯政党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主导因素?为什么国家在俄罗斯社会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发展预定了权力的形成作为一种专制权力。权力形成的所有阶段都以某种方式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确定了专制的权力模式,其结果是权威主义成为俄罗斯权力再现的典型模式。俄罗斯对权威主义的道德(内部)接受导致了社会文化环境中政治结构的统治。在俄罗斯,国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也取代了社会的位置。因此,俄罗斯政党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主导因素。

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政党不仅是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而且是一个行动者,是党政体系中的积极参与者。与此同时,政党制度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受许多因素影响,并取决于现代俄罗斯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具体历史条件。我们也可以通过政党来理解俄罗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行政。一方面,这涉及政党和现有公共机构的关系。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党在政治过程中的整体状态和表现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对于一个具体的政党制度,其发展和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分裂、分化、扩张和制度化^①。但笔者认为,当代俄罗斯政党的形成虽然也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却不包括亨廷顿指出的扩张阶段。并且,当代俄罗斯政党的形成有其自身特点。

第一阶段(1991—1993)是分裂阶段。第一批俄罗斯“政党”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些政党基本上是在“俱乐部”原则基础上出现的“非正式”小团体。苏共解体后,在政治机构中组建政党的过程进入了一个质的新阶段。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1993年12月11日至12日颁布了《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和《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促成多党制形成和组建政党条件构成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93年12月12日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了多党制和政治多样

^① 参见 С. Хантингто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в меняющихся обществах*, М.: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4. - С. 406.

性,并承认政党代表社会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第十三条第三款)。

选举对政党有强大刺激作用。1993年12月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标志着俄罗斯联邦多党制实际开始形成,各方在争夺权力及其实施的斗争中相互作用和竞争。改革主义和反改革主义的“原始政党”虽然存在并开展了政治活动,却没有参与选举。登记的政党和运动获得了参加选举和建立选举集团的权利。获得跨过5%选举门槛的政党和运动获得了在国家杜马中获得席位的权利。杜马的席位按照他们在选举中收到的票数按比例分配给获胜者,并且通常按照候选人列入其名单的顺序在该集团内分配任务。1993年俄罗斯联邦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如下:俄罗斯自由民主党64个席位,俄罗斯选择党64个席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42个席位,俄罗斯农业党37个席位,“苹果”党(又称亚博卢集团)27个席位,俄罗斯妇女党23个席位,俄罗斯统一和谐党22个席位,俄罗斯民主党14个席位。^①

第二阶段(1994—1999年)是两极分化阶段。进入国家杜马的各政党力量在一定时间较为稳定不变,这使得通过国家杜马选举有可能清楚地追踪拥有固定选民的政党群体。各方组成了自己的选民群体支持自己的政党。这一阶段国家杜马竞选活动使选民能够更好地了解各个党派、集团和运动。支持任何一方的选民同时投票支持完全相反方向的候选人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投票的“溢出”主要发生在纲领上接近的政党之间。根据投票结果,1995年第三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只有4个选举政党跨过5%的选举门槛: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由民主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以及“苹果”党。与以往的选举不同,所谓的“随机因素”实际上没有机会取得胜利,因为选举制度已是稳定的。

第三阶段(2000—2011年)是制度化阶段。制度化的形成过程制度重叠,任何新的政治制度作为组织社会活动的可持续形式,在确定和保

^① 参见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1993)*, [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1993\)](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1993)),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7月19日。

护社会规范、规则、状态和角色的制度化过程中,将政党带入一个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系统。应该指出的是,叶利钦时期臃肿的俄罗斯多党制实际上只有十几个政党和运动符合政党作为政治实体的最低要求。与此同时,每次竞选活动之前的政党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选民很难在所有这些多样性中选择。此外,党派的数量优势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功能优势。因此,根据全俄舆论中心在2000年秋季的调查,55%的受访者声称党派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福利(25%的人持相反意见),54%的人认为“党际斗争阻止当局有效运作”。有趣的是,即使有38%的人认为党派对俄罗斯有利,也认为党派“干涉当局的工作”^①。在这次俄罗斯政党制度化的过程当中,在2011年第六届杜马选举之前,俄罗斯政坛最终只剩下了7个政党。大批小党被排除在俄罗斯政党制度之外,没有机会进行政治参与,这就是体制内的社会沟通通道堵塞,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

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是重新制度化阶段。在2011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后,俄罗斯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倒普运动,反对“统一俄罗斯”党。面对来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压力,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对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让小党有机会参与到选举当中来,进入到体制内,在体制内解决矛盾和问题。由此出现了俄罗斯政党的重新制度化,2016年,又进行了新的国家杜马选举,虽然有小党进入到国家杜马当中来,但是这个制度化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四党政治格局。

事实上,俄罗斯政党的制度化始于普京执政时期,并受到联邦中央发起的一系列立法措施的影响。俄罗斯政党制度化提高了政党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符合克里姆林宫对国家权力体系中党派地位改变的要求。

2001年7月11日,国家杜马通过了联邦法律《政党法》。这项法律是国家杜马中各个党团与负责政治进程的官员之间达成妥协的结果。

① 参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bd.fom.ru/report/cat/polit/pol_par/dd002932,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7月19日。

政党在权力体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证明了政治体制“分化”方向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利益驱动的。强大的政党据说可以为压力团体制定一个平衡点,加强地区精英相对于对总统权力的政治自治,遏制宗族团体中不同的部落和避免“战争”,最后确保国家的政治一体化。

这部法律为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质量发展创造了积极的动力。该法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些问题:推进党的基层活动,使它们更接近公民;加强俄罗斯政党建设的民主原则,确保他们的政党经费的透明度;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联邦主体的金融、信息公开,确保党内生活民主化。这部关于政党的法规对于政党的人数做了详细要求,并且规定只有政党参加注册后才能够参加选举,也对政党的权力和地位作了规定。2001年的《政党法》要求政党的党员不少于1万人。这反过来又导致一个事实,即许多小政党和政治组织将不复存在,政党之间将互相合并,创建几个大的联盟,参加和影响政治进程。最主要的是,参加在国家杜马选举只能是有全国影响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政治学学者拉帕耶娃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数不少于1万人的政党,需要富裕的赞助商,也不可能没有行政资源。目前的政治冷漠不会防止官员控制政治进程的任意性”^①。这表明在议会没有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无法进行他们的政治表达。如何解决这个政党党员人数的下限问题呢?在2012年4月2日修改之后仍在生效的俄罗斯《政党法》对政党人数的规定是不少于500人。^②

政党是正常公共生活政治制度所必需的文明重要成就之一。政党是所有公共组织中最具政治性的公共组织:其目的是获得和保留权力,实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有助于政党

① В.В. Лапаева, Закон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в чем суть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подходов / В.В. Лапаева // Журнал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а. - 2001. - No. 2. - С. 11 - 12.

② 参见俄罗斯国家法律信息系统官网, <http://pravo.gov.ru/proxy/ips/?docbody=&nd=102071991>,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5月19日。

履行独特的角色:聚合和调整多样化利益,现有或新兴社会的政治层面。政党是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框架。他们是某些阶级和社会团体的需要,利益和目标的代言人,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权力机制的运作,或对政治权力施加间接影响。党的活动的基本方面是他们对人民的意识形态影响,他们在政治意识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政党在组织和权力斗争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一党制度下。或者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基于不干涉彼此的活动。但是,国家保留对政党活动进行法律监管的权力和禁止某些政党的权力。

俄罗斯各政党在2016年第七届国家杜马大选前的政党竞选纲领当中提出有关他们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政党的职能、选民的社会构成、政党的组织结构、类型和形式等问题。

迄今为止,根据俄罗斯《政党法》第三章“政党的国家注册”的相关规定,在联邦司法部注册了以下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统一俄罗斯”党、祖国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右翼力量联盟”政党、“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苹果”党、俄罗斯爱国者党、公民纲领党等。截至2019年5月15日,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依法注册的政党共有61个^①,这些政党在俄罗斯政坛都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和影响。在对政治转型中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对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政党有效数量的趋势及其原因进行初步研究。

二、政党制度中有效政党数量的计算

如何计算一个国家政党制度中有效数量的政党?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般经常采用的计算公式是拉克索-塔格培拉(Laakso-Taagepera)指数。这个指数是政治科学中用于选举和政党制度比较研

^① 参见 Список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政党注册名录),俄罗斯司法部官网, <https://minjust.ru/ru/nko/gosreg/partii/spisok>,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8月13日。

究的重要指数,用来衡量政党制度的具体发展程度。有效数量的政党同时反映了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数量及其相对权重,既可以计算选举当事人的结果(有时称为 ENEP 或 NV),也可以计算立法机关中的议席分配(ENPP, NS)。

芬兰库奥皮奥大学教授马库·拉克索(Markku Laakso)与赖因·塔格培拉(Rein Taagepera)在1979年完善“有效政党数目”的工作中发现了这个计算有效政党数目的指数,然后由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eiphart)支持并应用于比较政治科学。该指数目前已经在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广泛使用。

拉克索和塔格培拉提出的有效党派数量被认为是衡量政体中政党数量的传统和最简单方法。批次的有效数量是根据拉克索和塔格培拉的公式中提出的计算方法得出的,这个具体的计算公式是:

$$N_{LT} = \frac{1}{\sum_{i=1}^n p_i^2}$$

其中 N_{LT} 代表议会有效政党数目, p_i^2 代表议会中每个政党的席位比率, \sum 代表加总。根据这一公式,学者们就能方便地计算出一国的议会有效政党数目。^①

例如在一个国家的议会当中如果三个政党分别拥有议会中45%、40%和15%的席位,那将三党比例的平方加总后,最后得数的倒数是2.6,那有效政党数即是2.6。有效政党数把政党数目与政党的相对大小两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在所有政党力量相当的情况下,有效政党数与政党实际数相等。而当政党力量有差别时,有效政党数少于政党实际数。

在政治科学领域,人们一致认为,参加选举的政党名义数量或已经

① ENP 是拉克索(Markku Laakso)和塔格培拉(Rein Taagepera)提出的议会政党结构测量方法。来自 Markku Laakso and Rein Taagepera,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2, No. 1, 1979, pp. 3-27.

通过选举进入立法机关的政党的名义数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党的有效数量。但是,有几种方法可以确定政党的有效数量。布劳(2008)将这个问题简化为另一个问题:哪些政党应该被认为是重要的(相关的)?二分法包括重要的表示为1,无关紧要表示为0。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在许多研究和自己建立的政党制度分类中,坚持将二分法计数与联盟的定性评估结合起来。但是此方法仍旧具有一定的缺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评估党的妥协潜力的困难。二分法隐藏了许多各方相互影响的渠道。不平衡的批量评估:相关的批次分配相同的相关性是不正确的。后一个问题在使用“半政党”(半个政党)概念的研究中得到了部分解决,从布隆代尔(1968)开始,在比较两个主要政党的总份额时,两党制与多党制分开;立法机关中绝大多数席位分为两个的情况下,较大的政党以及规模较小的政党被定性为“两个半政党制”。

在最小获胜联盟法则中,有效政党数目是个重要问题。要达成最小获胜联盟,首先就需要知道如何计算政党数量,要清楚多大规模的政党应该被包括在政党数目之内。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的是萨托利。萨托利认为,应该设置一个议会选举门槛,如5%或10%,只有获得这一门槛以上议席的政党才能被计入政党数量。萨托利的另一个表述是,只有那些具有联盟潜力(coalition potential)或具有勒索潜力(blackmail potential)的相关政党才应被当作政党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加以计算。

拉克索和塔格培拉两位学者的方法也存在着问题,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多党制和两党制的体现标准。例如在议会大选中获得70%、10%、10%、10%的4个政党,如果我们计算有效政党数目,政党的有效数目按照这个公式来算是1.92。在两党制当中,在两党参加的议会大选当中,获得60%选票和40%选票的政党,他们在我们计算的公式当中,这种体制有效政党的数目也是1.92。

为了修正有效政党数过于注重大党议席比例的弊端,可以将获得议席最多的政党与其余政党分开计算,又用小党在议会中所占的议席

比例赋予“有效政党数”一个加权,以描述小党对大党的牵制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让我们对相关的计算更加精确,这就是美国的政治学家胡安的计算方法,这个计算方法和上一个计算方法是直接相连的,它就是 NP 指数,其公式由美国政治学家胡安·莫利纳尔(Juan Molinar)开发,目标是为了修正有效政党数过于注重大党议席比例的弊端,而是将获得议席最多的政党与其余政党分开计算,又用小党在议会中所占的议席比例赋予“有效政党数”一个加权,以描述小党对大党的牵制作用。NP 指数的计算公式是:

$$N_M = 1 + N_{LT} \times \frac{\sum_{i=1}^n p_i^2 - p_1^2}{\sum_{i=1}^n p_i^2}$$

其中 N_M 是“有效政党数”。

有了这样的不同计算方法,利用这些计算方法,针对当代俄罗斯 1993 年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以来直到 2016 年的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的不同的结果,我们把历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有效政党的数量加以计算。对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政党有效数量进行研究,看一看当代俄罗斯政党建设当中有效政党数量的变化是否存在规律。

三、俄罗斯国家杜马从第一届到第七届中的有效政党数量

利用拉克索和塔格培拉的公式以及胡安的公式,我们对第一届到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有效政党的数量进行初步研究和计算。

(一) 俄罗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有效政党数量

1993 年 9 月 29 日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一项法令《关于完善俄罗斯联邦选举制度的措施》。根据这项法令,1993 年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国家杜马选举委员会转变为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中央选举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共同指示制定并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交

关于选举国家杜马代表的联邦法律草案。1993年10月1日第1557号总统令批准了该法律的修订版,该条款被称为《1993年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随后的1993年10月11日叶利钦总统签署并颁布了《1993年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选举条例》。1993年11月6日,第1846号总统令对这一法律再次进行了修订,特别是修改了关于宣布选举无效的规则。以上的法律成为作为新的国家杜马议员选举的法律基础。

为了选举国家杜马的议员,这次选举使用了混合制的单席位多数制度和比例选举制度。一半的议员(225人)通过按照选票的投票比例,在225个选区进行国家杜马议员席位分配。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杜马议员议席的分配,在比例制选举制中设置了选举门槛,只有选举获得超过5%的选票的政党才能够参加议席的分配(通过有效选票数量的比例)。另一半由多数制选举产生,在225个单席位选举中以相对多数票当选(必须获得比其他候选人更多的选票)。为了选举有效,有效选票的数量必须至少是登记选民数量的25%。

当时参加选举的除了政党还有社会团体。参加选举的政党或者社会团体,如果要列入到联邦的政党或者社会团体名单当中去,必须要获得选民的登记签名支持。在比例制选举制度下,如果要登记到联邦的参选名单中去,在当时有必要收集至少10万名选民签名。在单席位选区的候选人也可以由政党或者社会团体提名。要在单席位选区登记,同样需要收集选区签名,其数量至少为该区选民人数的1%。同一候选人可以在单席位选区或者按照注册的政党名单比例制竞选。此外,如果他被选举委员会提名为一个单席位选区的候选人,并被列入联邦注册的政党或社会团体名单,那么他在单席位选区登记后不用收集签名。

1993年第一次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在此次选举中共有58 187 755名选民(占登记选民总数的54.81%)参加了选举。根据投票结果,有8个政党或者社会团体克服了5%的选举障碍将要按照比例制分配席位。这8个政党或者社会团体共收到46 809 532票,占有有效票数的

87.07%，即登记选民人数的43.5%。最后共有444名代表当选国家杜马议员。单席位选区选出了225名国家杜马议员，比例制选区选出了219名国家杜马议员。在5个按比例制选举进行选举的联邦选举地区没有举行选举。因为处于战争状态，在当时的车臣共和国也没有举行选举。

按照突破5%的比例制选举门槛进入到国家杜马中8个政党席位的多少，选举结果是这样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64个席位；俄罗斯选择党获得64个席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42个席位；俄罗斯妇女党获得23个席位；俄罗斯农业党获得37个席位；“苹果”党获得27个席位；俄罗斯统一和谐党获得22个席位；俄罗斯民主党获得14个席位。^①

根据马库·拉克索与赖因·塔格培拉的公式，我们进行计算，得出的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4.92个。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NP指数公式，我们得出的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1.24个。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和1993年的国家杜马中的政党党团数目也不相符合。

因为这是当代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家杜马选举，在有8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进入到第一届国家杜马组成政党党团的情况下，8个有效政党符合当时的俄罗斯政党情况。

（二）俄罗斯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有效政党数量

1994年12月6日叶利钦总统签署并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公民选举权基本保障法》，这一法律在12月10日生效。该法对“选举联合组织”进行了重新定义，并提出了“选举联盟”的概念。与此同时，国家杜马本身也就选举制度这一问题开展了立法工作，其中包括“苹果”

^① 参见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1993)*, [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1993\)](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1993)),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29日。

党的代表积极参与。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央选举委员会和杜马(“苹果”党)的选择方案之间,很快就出现了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后来不得不加以调和。

来自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法律草案修改了混合制选举制度的一项原则,即改变按比例制和单席位多数选举产生的代表的比例,将原来的 225/225 改变为 150/300。来自国家杜马的反草案提案则坚持要保持目前的比例也就是 225/225。在引起激烈争论的其他议题中也包括联邦比例制政党候选人名单和单席位选区的候选人有权同时投票。

关于选举立法各方面的争议在 1995 年夏天结束。最后,1995 年 6 月 9 日,杜马通过了第一部《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该法于 6 月 21 日由总统签署,保持目前的混合制选举制度比例也就是 225/225。此外《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也于 1995 年 4 月 14 日通过,规范了社会团体的活动,并确保了他们参加选举的权利。

按照突破 5% 的比例制度选举门槛进入到国家杜马中政党席位的多少,1995 年 12 月 17 日举行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如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总共 157 个席位;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获得了 55 个席位;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获得了 51 个席位;“苹果”党获得了 45 个席位。^①

根据相应的马库·拉克索与赖因·塔格培拉的公式,我们进行计算,得出的第二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6.27 个。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NP 指数公式,我们得出的第二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2.48 个。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有 4 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

① 参见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1995), [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1995\)](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1995)), 最后访问时间:2019 年 7 月 29 日。

进入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2.5个有效政党符合当时的俄罗斯政党情况。

(三) 俄罗斯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有效政党数量

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之后最重要的国内事件是1996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叶利钦努力挣扎最后在第二轮击败久加诺夫。当久加诺夫承认失败并且没有开始争取取消结果或重新计票时,叶利钦受到的威胁结束了。

取得选举胜利后,围绕和支持叶利钦的寡头开始“分权”。由于叶利钦依赖于寡头的支持赢得大选,寡头将叶利钦的胜利视为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一切导致俄罗斯形成一个相当狭小的圈子,影子政治机制得以实现。

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拖欠债务,脆弱的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政坛政治再次变得极为重要,在基里延科之后担任总理的普里马科夫依靠大多数杜马议员的支持,在商人中享有声望。他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随着经常生病的叶利钦工作的长期中断而增加。8个月来,他成功实现了经济的一些积极变化,但主要是要显著稳定社会和政治局势。

1999年春,国家杜马试图弹劾俄罗斯联邦总统。只有少数选票不足以取得成功,但普里马科夫并没有公开谴责杜马的这些行动,而是相反。他对腐败的尖锐批评以及无法控制自己的总统野心导致他最终与叶利钦及其忠诚群体分离。5月普里马科夫被叶利钦解雇,由内政部长斯捷帕申取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展现了俄罗斯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有着不同政治光谱的多种政治力量参加了此次国家杜马选举。

当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政府总理并宣布为他的继任者时,“团结”运动成为新总理的政治支柱,因为政治中的实用主义和“中心主义”可以掩盖各种各样的偏好。

1999年12月19日举行了俄罗斯第三次国家杜马选举。根据投票结果,有6个政党最终克服了5%的比例制度选举障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13个席位;“团结”党获得73个席位;“祖国-全俄罗斯”获得66个席位;右翼力量联盟获得29个席位;“苹果”党获得20个席位;日里诺夫斯基集团获得17个席位。

在这次选举中,“团结”党击败“祖国-全俄罗斯”聚集在新领导人周围。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职,普京成为代总统和叶利钦的继承人。普京受欢迎程度的增长证明了他所支持的“团结”党的巨大成功。该党在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23.32%的选票,几乎超过了共产党人(24.29%)的得票率。^①

根据相应的马库·拉克索与赖因·塔格培拉的公式,我们进行计算,得出的第三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8.45个。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NP指数公式,我们得出的第三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4.95个。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有6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进入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5个有效政党符合当时的俄罗斯政党情况。

(四) 俄罗斯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2000年普京当选为新一任的俄罗斯总统。新总统针对俄罗斯已有的问题,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建立垂直权力;加强和巩固联邦中央的地位;保持俄罗斯政治的稳定。当然,这些方针也影响了俄罗斯政党。

在同一时间,普京总统开始“整顿”选举和政党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变化的政治条件创造新的法律。2001年7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法律《政党法》,这是俄罗斯规范政党行动的法律,对社会团体和政

① 参见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1999), [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1999\)](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1999)),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30日。

党做了明确的区分。事实上,这项联邦法的通过“重新启动”了俄罗斯政党制度建设并开始了大规模的重组进程。根据法律规定,为了使社会团体在2003年7月之后参加联邦和地区选举,它必须在其大会上转变为一个政党。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政党的重组接近了2003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实际上,2003年的国家杜马选举成为整个国家政党制度的分水岭,奠定了俄罗斯目前仍然存在的议会4个政党议员党团制度的基础。

俄罗斯联邦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在2003年12月7日举行,采取的选举制度是混合制选举制度。根据选票的统计,55.75%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总共有18个政党和5个选举集团参加了这项运动。3个政党和1个选举集团克服了5%的比例制度选举障碍。“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37.57%的选票,获得了223个议会席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了12.61%的选票,获得了52个议会席位;祖国党获得了9.02%的选票,取得了37个议会席位;自由民主党获得了11.45%的选票,取得了37个议会席位;推崇私有化改革的自由派政党的失败是出乎意料的,“苹果”党获得了4.3%的选票,仅仅通过单席位选区选举的方式获得了4个席位;右翼力量联盟获得了3.97%的选票,也没有能够达到5%的选举门槛要求,只是通过单席位选区选举获胜的方式获得了3个席位。^①自由派的双方右翼力量联盟和“苹果”党以失败告终,无法克服5%的选举门槛。俄罗斯现代史上国家杜马第一次出现没有一个自由派政党代表参加的议会。事实上,正是在2003年的选举中,形成了“四方”政党,这种格局今天仍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中存在。

根据相应的马库·拉克索与赖因·塔格培拉的公式,我们得出的第四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3.67个。

① 参见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2003)*, [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EC%D1%83_\(2003\)](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EC%D1%83_(2003)),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30日。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NP 指数公式,我们得出的第四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1.36 个。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有 4 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进入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第四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1 个有效政党。

(五) 俄罗斯第五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2003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总统的“政权党”的胜利预示着俄罗斯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普京实现集权和巩固权力的进程仍在继续。在现代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在国家杜马中形成所谓的“宪法多数派”(也就是国家杜马议席中的 2/3,按照俄罗斯宪法规定,修改法律需要得到国家杜马当中 2/3 多数通过)——“统一俄罗斯”党。

议会反对派在选举中失败之后,一些自由主义政党被完全“挤压”到体制外。来自非议会内的政党的政治家们开始形成体制外的反对派(即非议会反对派和激进的反总统立场)。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代表人数和政治影响力在第五届国家杜马中大为减少,似乎失去了重要影响。只有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获得了相对成功,重新获得了超过 10% 的选票。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与此同时政府利用“政权党”在议会的优势,严格限制和改变选举立法。国家杜马于 2005 年 5 月 11 日通过了总统签署的新的联邦法《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这是俄罗斯现代议会制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废除单席位选区选举制度,议会的选举门槛也从 5% 增加到 7%,这也不利于小的政党进入到国家杜马当中去。

俄罗斯联邦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在 2007 年 12 月 2 日举行,11 个政党参加了这次选举,本次选举的投票率是 63.71%。4 个政党克服了 7% 的选举障碍。“统一俄罗斯”党赢得了俄罗斯议会选举前所未有的 64.3% 的选票,获得了 315 个席位,并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了 11.57% 的选票,获得了

57个席位;公正俄罗斯党获得了7.74%的选票,取得了38个议会席位;自由民主党获得了8.14%的选票,取得了40个议会席位。^①这个结果表明,公众对总统的路线和“统一俄罗斯”党的全力支持,巩固了其在俄罗斯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为2008年选举中总统权力畅通无阻开辟了道路。

根据相应的马库·拉克索与赖因·塔格培拉的公式,我们得出的第五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92个。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NP指数公式,我们得出的第五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11个。

这两个结果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有4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进入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第五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个有效政党。

(六) 俄罗斯第六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作为俄罗斯政权的延续程序,2007—2008年选举周期确保了最高国家权力从普京顺利过渡到梅德韦杰夫。2011年的第六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被看作是非正式的定位为对普京信任的一种公民投票,继续巩固“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占据的压倒性统治地位。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第二天,他提议普京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理一职。议会多数顺利批准了新内阁的负责人,权力的过渡已经完成,新政府开始。“梅普组合”开始形成,面临新的工作。议会党派在新的国家杜马中充分发挥作用。梅德韦杰夫任期内把目光转向国内政治,实施经济和社会领域长期发展的新计划。上台的当年年底他就颁布法律把总统的任期从5年延长到6年,把国家

① 参见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2007)*, [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2007\)](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2007)),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30日。

杜马的任期从4年延长到5年。但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能源市场石油价格下跌。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的前夕,俄罗斯的大中城市几乎都发生了体制内反对派和体制外反对派联合举行的游行示威。

俄罗斯联邦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于2011年12月4日举行。国家杜马第一次当选后任期5年。按照比例选举制度举行了选举,所有450名议员均由比例制选举方式产生,各政党根据投票的百分比按比例分配席位。在俄罗斯联邦注册的所有政党都登记为选举参与者。在2011年选举中各政党必须克服7%的比例制度选举门槛。在选举中得票率为5%至6%的政党在国家杜马获得一个席位,得票率6%至7%的政党获得两个席位。没有任何政党能够表现出类似的结果。

有7个政党参加了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其中4个政党克服了7%的选举障碍。根据投票结果,国家杜马的“四方”政党都保留了他们在第六届国家杜马中的议会党团。其中“统一俄罗斯”党赢得了49.32%的选票,获得了238个席位,和上一次选举相比,遭受挫折;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了19.19%的选票,获得了92个席位,明显好于上一次的选举结果;公正俄罗斯党获得了13.24%的选票,取得了64个议会席位;自由民主党获得了11.67%的选票,取得了56个议会席位。^①

根据相应的马库·拉克索与赖因·塔格培拉的公式,我们得出的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2.80个。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NP指数公式,我们得出的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60个。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有4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进入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5个政党。也就是作为一个的“统一俄罗斯”党和作为半个的俄罗斯

^① 参见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2011), [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2011\)](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2011)),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30日。

联邦共产党。

(七) 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对于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俄罗斯政治体制内的反对派和体制外的反对派都发出了质疑,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普京体制。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努力赢得2012年的总统选举,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政治改革和政党体制改革,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2012年出现了俄罗斯政党建设的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让俄罗斯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可能进入到体制内,在体制内进行活动,避免再次发生2011—2012年选举过程中的街头政治示威和游行,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14年2月14日最终审议通过了新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对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该法案规定,将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从选举时原来的比例制选举制度,恢复为单席位(多数)-比例相结合的“混合制选举制”,为小党参选从而为该政党进入国家杜马敞开了大门。根据修改之后的《政党法》,一批政党按照法律的相关要求重新注册和登记。

俄罗斯国家杜马共有450个席位。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采取混合制,意味着225个席位采取单席位(多数)选举制,另外225个席位采取比例制选举制。所谓的单席位选举制度是指在选举中根据选区划分,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绝对多数制是指获得50%的选票比例加一票,相对多数制是只要是选票超过其他候选人就行。俄罗斯采取的是相对多数制)的候选人当选的选举制度。在此次选举中,俄罗斯被划分为225个选区(含克里米亚共和国3个单席位选区,塞瓦斯托波尔市1个单席位选区)。

在普京实施垂直权力的过程当中,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度地按照立法放开党政体制,增加政党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促使他们参与各级选举,这有助于防止故意反制度的候选人。

参加此次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14个政党除了7个参加2011年

国家杜马选举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苹果”党、俄罗斯爱国者党、正义事业党之外,此次还新增了7个:公民纲领党、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俄罗斯支持正义退休者党、全俄罗斯党、俄罗斯人民自由党、俄罗斯绿色环境党、全俄公民力量党。

按照新的混合制选举规定,俄罗斯联邦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于2016年9月18日如期举行。所有450个席位中225个席位由单席位比例制选举产生,225个按照比例制选举制度产生。此次选举的门槛是5%,投票率是47.88%。

有14个政党参加了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4个政党克服了5%的选举障碍。其中“统一俄罗斯”党赢得了54.2%的选票,获得了343个席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了13.34%的选票,获得了42个席位;自由民主党获得了13.14%的选票,取得了39个议会席位;公正俄罗斯党获得了6.22%的选票,取得了23个议会席位。^①俄罗斯的政坛再次形成了议会内的四党政治格局。一名独立候选人和公民纲领党、祖国党在单席位选区各获得一个国家杜马议员席位。

根据相应的马库·拉克索与赖因·塔格培拉的公式,我们得出的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67个。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NP指数公式,我们得出的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05个。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有4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进入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有效政党数量是1个政党。

① 参见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2016), [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2016\)](http://o-ili-v.ru/wiki/%D0%92%D1%8B%D0%B1%D0%BE%D1%80%D1%8B_%D0%B2_%D0%93%D0%BE%D1%81%D1%83%D0%B4%D0%B0%D1%80%D1%81%D1%82%D0%B2%D0%B5%D0%BD%D0%BD%D1%83%D1%8E_%D0%B4%D1%83%D0%BC%D1%83_(2016)),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8月3日。

四、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有效数量变化的趋势及原因

利用我们前面的马库·拉克索与赖因·塔格培拉的计算公式,根据俄罗斯第一届到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在每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根据前面计算得到的数量,作者制出以下的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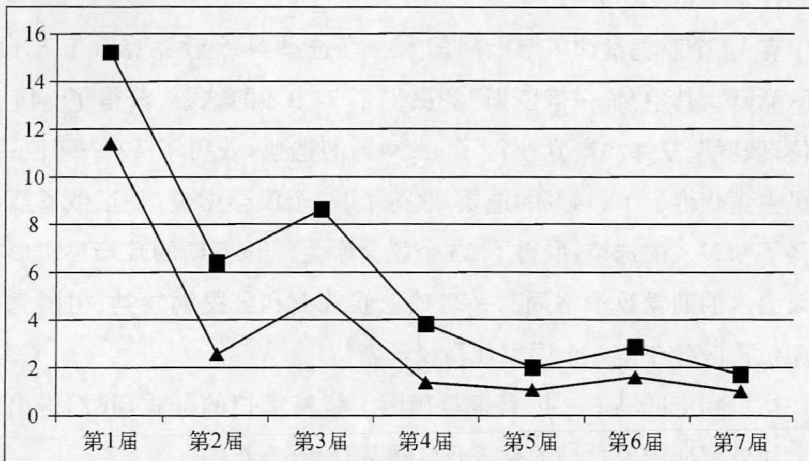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第一届至第七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变化趋势(单位:个)

由这张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从1993年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到2016年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有效政党数量的直观变化趋势。

按照众所周知的迪维尔热政党数量法则,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同,多数制选举制度会产生两党制,比例制选举制度会产生多党制。可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我们看到,从1993年到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当中,俄罗斯的政党选举制度历经了从混合制选举制度,到比例制选举制度,再到混合制选举制度恢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政党有效数量的变化有三个趋势:

1. 以 2003 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为时间节点,之前的采用混合制选举制度的第一、二、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当中出现了多党制趋势。

2. 2003 年及之后的第四、五届国家杜马选举采用比例制选举制并没有出现迪维尔热法则所预示的两党制政党制度倾向。而是出现了一党制趋势。

3. 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再次采取了混合制选举制度后,也并没有出现其他政党制度的倾向。仍是出现了一党制趋势。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述趋势? 变量很多,例如俄罗斯政府的产生和选举无关、俄罗斯选举制度对有效政党制度的影响、选民基础等。

在笔者看来,造成以上趋势最主要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这是俄罗斯主权民主在政党政治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俄罗斯目前的民主是主权民主。按照普京总统的说法:“俄罗斯是一个根据自己人民的意志选择民主道路的国家。俄罗斯自己走上了这条道路,并遵守所有的普遍民主规则。俄罗斯将自己做出决定,通过何种方式可以保障自由和民主原则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到俄罗斯自己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其他特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有能力并将独立自主地决定俄罗斯沿着民主道路前进的期限和条件。”^①主权民主以爱国主义、强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基本特征。俄罗斯的主权民主在政党建设方面的体现就是作为国家杜马中的强势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出现,而且必然还要随着俄罗斯国情的发展而变化。

第二,在俄罗斯现行的政党制度下,政党从属于国家行政权力。普京需要一个“优势党”在国家杜马通过立法支持他的施政,为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一个背书。俄罗斯存在“政权党”,但没有“执政党”,这和西方政党制度是不一样的。俄罗斯联邦 1993 年颁布的宪法第八十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5.04.2005 г., 2005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6354>, 最后访问时间:2018 年 8 月 3 日。

三条规定,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命,而不是由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的党的党首进行组阁。虽然俄罗斯没有执政党,但在国家杜马却存在着“政权党”——支持总统的党。1993年以来在国家杜马中先后出现的“政权党”有“俄罗斯选择”、“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团结”党、“统一俄罗斯”党。在俄罗斯,不是权力(在选举中的成果)从属于政党,而是政党从属于行政权力,政党成为行政权力特别是总统权力的附属物,社会政治和选举的代用品。

由于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西方的公民社会,政党缺少选民基础,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当代俄罗斯政党在国家杜马选举获胜后没有组阁权,所以与国家行政权力绝缘,只承担立法职能和监督职能。西方政党政治的真正意义在于政党代表一定的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分配的竞争性参与,即政党通过竞争性选举争取成为执政党,继而通过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来贯彻实现党的政纲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在目前的俄罗斯,俄罗斯政党的作用基本上在于为总统的各种政治决定,提供合法性的立法程序。俄罗斯政党既不能监督政府,也不能表达民意,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是在国家杜马中通过立法形式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一个背书。

第三,对于当代俄罗斯来说,要想顺利地完 成国家转型必须要政令畅通,国家杜马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来支持总统和政府。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同情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普京亲自打造了“统一俄罗斯”党。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虽然政党数量众多,但是政局混乱。在当时的1999年第三届国家杜马议会党团中,反对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最大的议会党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议会的支持,普京总统认识到有必要建立新的政权党——“团结”党。在普京的授意和支持下,全俄社会和政治运动“团结”的代表大会在2000年5月27日举行,“团结”运动转变为一个政党。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和策划人从一开始就把它定位为中间派,并打算让所有可见的中间派力量和政治家参与

党的工作,创造一种能够团结绝大多数政治家的中间派政党。“祖国-全俄罗斯”运动也被邀请参加政治对话,他们也将自己置于政治光谱的中左。在影响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祖国-全俄罗斯”运动仍然包括许多受欢迎的政治家,这其中也包括当时的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

在普京的授意下,相关的政党酝酿着合并,2000年5月中旬,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宣布加入“团结”运动。5月27日“团结”运动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改建为“团结”党并通过了章程和纲领。2001年7月12日,全俄联盟“团结”和“祖国”创始大会召开。2001年7月12日“团结”党与“祖国”运动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团结-祖国”联盟。同年12月1日,“团结-祖国”联盟改组为全俄罗斯“团结-祖国”党,后来又称“统一俄罗斯”党。该党自从成立以来一直扮演着普京的政党的角色,虽然普京从来不是该党的党员。

按照普京政党设计的“统一俄罗斯”党远离左右两极,采取渐进和温和的改革方针,并声称是该国所有中间派力量的代言人。

第四,这是普京总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对俄罗斯政党制度建设的必然结果。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杜马当中出现了多党制的倾向,在国家杜马当中也出现了“政权党”现象。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叶利钦执政时期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这是转型国家所不能允许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强力政党支持政府,国家无法完成转型。所以到了普京执政时期,他进行了垂直权力改革,进行垂直权力改革的同时加强俄罗斯政党制度建设,积极打造“优势党”,在这样的制度设计背景下,国家杜马当中不可能出现两党制和多党制。所以自2003年以来,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有效数量出现了一个有效政党的趋势。由先前的多党制逐渐转为“统一俄罗斯”党的一党独大制度。这一变化反映了普京关于政党建设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必须打造一个强大的政党来推进俄罗斯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余 论

从1993年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到2016年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当代俄罗斯国家政党的有效数量变化趋势受到多种变量制约,除了上面的四个原因,也包括政党立法和选举制度的变化等原因。2001年俄罗斯颁布了《政党法》,通过立法,只有政党才能够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和国家政治生活,这就为俄罗斯政党的发展限定了条件,明确了方向。俄罗斯国家杜马目前的四党格局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俄罗斯的选举制度经历了从混合制选举制度到比例制选举制度,再到混合制选举制度的变化。从叶利钦到普京第一、第二任期,再从梅德韦杰夫到普京第三、第四任期,俄罗斯的政党有效数量趋势经历了从多党制到一党制的转化,特别是普京执政后国家杜马当中出现了优势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这一优势政党的出现对俄罗斯立法机关议案的通过有重大影响。俄罗斯政党从“政权党”(也就是支持总统、支持政权的党),到“优势党”(也就是按照俄罗斯宪法规定:获得国家杜马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政党)的出现,意味着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是国家行政能力合法性有了来自国家立法机构的强有力的保障。

The Tendency and Reasons of 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State Duma(1993 – 2016)

Na Chuanlin

Abstract: The tendency of 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Duma election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has been changing. How to calculate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Laakso—Taagepera index and NP index are the commonly used formulas. These two indices are important indices used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ions and party syste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y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degree of Party system.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reflects the number and relative weigh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e tendency of 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is restricted by many variables. In 2001, Russia promulgated the Law on Political Parties. From 1993 to 2016 in the national Duma elections, the political party electoral system in Russia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recovery from the Mixed Electoral system, to the proportional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n to the Mixed Electoral system.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Russian political parties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evolution from multi-party system to one-party dominance. Especially since 2003, when Putin became President of Russia in 2000, except that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2011 was 1.5, all other years were 1 effective party.

Key words: the typ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ussian State Duma; Lakso-Tagpera Index; NP Index; 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